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 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### “党在我心·锦绣太原”征文

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 
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

店子底村位于阳曲县侯村乡南部，新修的东西山旅游公路绕村而过。

“这条路的开通，让村里人的幸福指数飙涨。”店子底村党支部书记石狗拴幽默地说，“一条路打通了‘死胡同’，村里的红色讲堂、支前纪念馆、支前餐厅等资源被一一激活，高兴得我几天都睡不着觉。”为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，石狗拴和其他村干部一直紧绷着一根弦，为村子发展建设精心谋划，为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殚精竭虑。

店子底村是通往太原东山和牛驼寨的必经之路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坚固的群众基础，成为解放太原战役的“大后方”，也是声名远播的支前模范村。这几年，每到“七一”前后，石狗拴就忙得脚不沾地。每天都有三五个团队来村子里学习参观，而他除了要对接协调外，还是义务导游和宣讲员。从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到一个支前精神的宣讲员，石狗拴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，不会就学，迎难而上，“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”。在其位谋其政，为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，打造红色旅游模范村，他与老支书黄根明常常分头带队宣讲，一天走两三趟支前路是常有的事。

支前路，代表着店子底村辉煌的一段过往，也是红色店子底历史的见证。12年前，石狗拴走马上任，当上店子底村党支部书记，就开始打这条路的主意。一定要开发这条支前路，让人们不要忘记先烈们为解放太原作出的牺牲和贡献。他四处申请项目，跑资金，来来回回好多趟，在石狗拴的争取下，这条路2016年开始动工建设，2017年正式通车，向东与牛驼寨和杏花岭区相连接。这条路如今就是东西山旅游公路的一部分。

“解放太原炸碉堡的大炮就是从这里拉上去的……”

女儿是时装搭配师，而老伴儿在搭配上是女儿的得意门生，由于老伴儿热爱搭配，所以我成了老伴儿的专职模特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要去参加老工友聚会，老伴儿一番精心设计：白色印花T恤搭配天蓝色牛仔外套，下半身蓝色水洗磨白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。如此一身着装，顿时把老工友们的眼球点亮，老工友们夸我变年轻了，变得有活力了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既然穿着搭配能让我焕发青春活力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把这一招用在其他方面呢？

从此，养老生活，就成为我的“搭配试验田”。在写作疲倦了时，就布置阳台、赏花观景，心情愉悦地沐浴在鸟语花香中。在根雕养花种菜的间隙，听一段音乐，读一篇美文，或者全身心地投入家务中，享受到意想不到的轻松与喜悦。当我换一种环境，再去当一回志愿者，或者听听老朋友们的倾诉时，让我感受到温暖，也传递了关爱。

我把厨房、客厅、书房、卧室和卫生间，都搭配点缀上花草。每天看着这些花草，我的烦恼和忧愁就少了，生活的乐趣就多了。当把精力集中到这些花草上时，我就觉得呵护的不是花草，而是呵护着对生活的热爱！而这种热爱还体现在书房中：根雕作品、石头、布贴，还有文学名著和养生书籍，以及悬挂在墙上的两幅古字画。这些物品让家里增添了艺术的雅致。在发现和创造美的同时，把自己的港湾打造成一座快乐城堡，随之产生的活力和温馨，也起到了静心、修心和养心的效果。

在饮食上，一盘盘菜肴搭配得五彩缤纷，让人垂涎欲滴，而这也激活了我的味蕾。粗细科学搭配，让我营养均衡，增强了体质。

生活处处可“搭配”。当一条路走烦时，可以找条新路走；当打太极拳打腻了的时候，可以换换别的运动；当游遍了名山秀水时，可以再游“老地方”，重走一回青春路。

在我的社交圈里，既有文友，又有骑友和球友。既有爱讲国内外形势的评论家，也有风趣幽默的喜剧人，还有能歌善舞的表演者。当我们这些爱好广泛、各有所长的老朋友搭配在一起时，我的养老生活丰富多彩。

退休离开工作几十年的岗位，是“搭配”让我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又为享受新生活鼓足了勇气。回想起我十年来的养老生活，真可谓是自创快乐幸福多，青春活力靠“搭配”。

店子底村位于阳曲县侯村乡南部，新修的东西山旅游公路绕村而过。

这条路的开通，让村里人的幸福指数飙涨。”店子底村党支部书记石狗拴幽默地说，“一条路打通了‘死胡同’，村里的红色讲堂、支前纪念馆、支前餐厅等资源被一一激活，高兴得我几天都睡不着觉。”为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，石狗拴和其他村干部一直紧绷着一根弦，为村子发展建设精心谋划，为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殚精竭虑。

店子底村是通往太原东山和牛驼寨的必经之路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坚固的群众基础，成为解放太原战役的“大后方”，也是声名远播的支前模范村。这几年，每到“七一”前后，石狗拴就忙得脚不沾地。每天都有三五个团队来村子里学习参观，而他除了要对接协调外，还是义务导游和宣讲员。从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到一个支前精神的宣讲员，石狗拴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，不会就学，迎难而上，“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”。在其位谋其政，为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，打造红色旅游模范村，他与老支书黄根明常常分头带队宣讲，一天走两三趟支前路是常有的事。

支前路，代表着店子底村辉煌的一段过往，也是红色店子底历史的见证。12年前，石狗拴走马上任，当上店子底村党支部书记，就开始打这条路的主意。一定要开发这条支前路，让人们不要忘记先烈们为解放太原作出的牺牲和贡献。他四处申请项目，跑资金，来来回回好多趟，在石狗拴的争取下，这条路2016年开始动工建设，2017年正式通车，向东与牛驼寨和杏花岭区相连接。这条路如今就是东西山旅游公路的一部分。

“解放太原炸碉堡的大炮就是从这里拉上去的……”

# 路在脚下

周俊芳

作为老支书的黄根明对这段历史烂熟于心，他的爷爷和父亲都参加了担架队，奶奶在家护理轻伤员，前前后后三四十个……据后来统计，从这条路上，先后抬下来1073具烈士遗体，伤员无数。因此说，支前路是烈士鲜血铺就的英雄路，也是故事路。

当年从店子底通往前线的支前路有两条，一条是通往牛驼寨的，另一条是通往风格梁的。为了支援解放太原战役，店子底全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家家户户支前忙。真可谓，“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，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。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，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！”

## 二

石狗拴是个地道的农民，更是个精明强干的能人。他创办过厂子，与人合伙成立过股份制公司，当过总经理，搞过装潢，做过机加工……十多年打拼，开拓了他的视野，更锻炼了他的胆魄。靠着这分辛劳把他家搬到阳曲县城。

他看到村民捉襟见肘的样子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怎么让乡里乡亲都过上好日子，让生养自己的村庄变个模样，成了他的一个心结。

石狗拴思虑再三，谋定而后动，立下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誓言。2009年，石狗拴放弃职业经理人的工作，回到世世代代生活的店子底村。没想到，这一干就是12年，店子底村党支部书记，成为石狗拴最大的、最重要的头衔。

石狗拴对乡村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想法，每个村都有致富的潜质，关键是找准村子的优势和特点，有思路、有行动，并持之以恒，方能成功。挖掘店子底的支前事迹，发扬“支前精神”，发展红色旅游，是石狗拴和村委会干部一致想到的好办法。

2017年9月，作为村委会扶贫项目延伸产业，店子底支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，主要发展红色旅游与产业扶贫。与阳曲县委党校联合，组织、策划、培训、传播红色文化，传承支前精神，为村民搭建致富平台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。

店子底红色旅游景区从2009年开发建设以来，已成为太原市的一张红色名片。

## 三

在店子底村几乎家家都有支前故事，都能讲出与支前有关的感人事迹。如何将这些支前故事变成可持续发展的

红色旅游资源？老支书黄根明想过这个问题，现任支书石狗拴也想过这个问题。

早在2007年，阳曲县国税局与店子底村党支部结对子，对支前故事非常感兴趣，开始扶持搜集整理支前物品和素材，建立了支前纪念馆。2009年，在太原解放六十周年之际，我国第一家县级解放战争支前纪念馆对外开放。纪念馆设在店子底村中央高处关帝庙，解放太原期间，解放军的物资站、供给处、军需处都设在这里。宁静别致的小院，占地大约一亩，院中古柏青翠，都有上百年树龄。

2016年，太原市确定店子底村为弘扬支前精神红色教育基地，是全市11家红色教育基地之一。

如今，每一个来店子底村参观的团队，都会在支前广场，重温入党誓词；在支前纪念馆，石狗拴为大家讲述革命战争时期支前群众不屈不挠、英勇斗争、积极参战、支前援前的真实历史；在红色讲堂，村里支前模范的后代通过感人故事，把大家带到那段枪林弹雨、战火纷飞的岁月，为大家上一堂令人震撼、感人至深的党课。

为了更真切地表现村民爱党拥军、无私奉献、艰苦奋斗、勇往直前的支前精神，石狗拴和老支书黄根明合力成立了支前文化研究会。2016年，他们筹资拍摄了微电影《支前红流》，石狗拴担任策划，演员都是由村民本色出演。如此，既能让村民提升参与度和积极性，也能达到让来访者直观感受支前精神的目的。

店子底村过去是阳曲最早的地下党驻地、东山游击队的活动区，石狗拴的爷爷当过地下情报员，父亲是支前模范。“作为支前精神的三代传承人，我就是要做一个红色文化的守望者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支前文化，热爱支前事业，弘扬支前精神。”石狗拴说，希望每一位来店子底村参观的游客都能够被红色支前文化所感染，认识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懂得珍惜幸福生活。

**结束语：**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由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、太原日报编辑部、太原文学院、太原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“党在我心·锦绣太原”征文于3月12日开始，共收到来稿600余篇，刊登54篇，今日结束。感谢各位作者、读者的支持与关注。

——编者

本报11月22日第7版“双塔”围绕王琦的创作和评论编发了一组文章，今日节选《小城流年》精彩片段，以飨读者。——编者

北肖墙，这三个字和我的童年紧紧相连。

何谓肖墙？当年的小姑娘哪里知道，她每天生活的街巷曾在明太祖朱元璋三子的晋王府周围。当年官城外筑有萧墙（萧即肃，墙即屏，指古代君王宫室前边的屏风，大臣到此要肃然起敬）。

我童年记忆里有北肖墙、南肖墙、西肖墙、东肖墙，但最熟悉最亲切的是北肖墙。怎么说呢？北肖墙就像乡村镇上最繁华的赶集聚处，或者说是北京的大栅栏、南京的夫子庙、成都的锦里窄巷。她就是我最向往的去处。

## 【肖墙东】

从家门出来，约莫走个二十来米，朝西一拐，北肖墙就在眼前了。正东边是一家综合商店，高高的石阶，木板门。进得门来，又是高高的木制柜台，有七八米长。这家主要卖一些糕点、零食等比较高级的吃食。记忆中有一种点心叫草子糕，圆形，深酱色，掰开里面是浅蛋黄色，有股碱味，松软香甜。售货员会非常麻利地用一张浅咖色草纸把四块、六块或八块蛋糕用竹夹子捏起，放好，前后左右打包叠好，然后用草纸绳把叠包好的蛋糕上上下下很快打出一个十字，然后用手指轻轻一圈，正好就系成蝴蝶结样子的活结，方便用手指拎起。有时会在打绳前铺一张正方形红纸，看着喜庆，拎着就可以走亲访友了。

我记得这里有一种小吃叫酸枣面，这可能是儿时记忆里唯一自己可以买、又买得起、又好吃的零食了。妈妈偶尔给我一分、二分的钢镚儿，我把钢镚儿攥在手里面，一路小跑，跑到综合商店，迈过高高的门槛，冲到高高的柜台前，喘着气，一手扶着柜台沿儿，一手把钢镚儿高高举起来。

“阿姨，我买一分钱的酸枣面。”

售货员阿姨用小刀轻轻撬下一小块酸枣面，用草纸包一下，一手递给我，一手接过那个钢镚儿。

我抓着这一小包酸枣面，捧在手心，轻轻一舔，舌尖上就蘸满了酸枣面。我先是酸得缩一下脖子，那股枣酸化进舌头，到了舌根儿，就有股甜味了，刚一咽唾液，酸劲儿又上来了。

一边耸肩，一边抬腿迈出商店高高的门槛儿。然后就又舔一口，一边沿着马路沿子溜走，一边酸得眯眼睛，咽唾沫。快到家时，酸枣面已经舔完，手里的草纸也有点濡湿了。

一迈进院门，我一蹦一跳地嚷着：

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## 【肖墙西】

在综合商店的西面是一家调味店，店里净是放醋、酱油和腌菜的缸子、坛子，都是酱色粗瓷，所以调味店给我的印象是酱的颜色、醋的味道，售货员也好像酱菜一般。不像现在醋都是瓶装和袋装，摆放在超市里。

那时我真是会打酱油了。可以打酱油了，意味着这个孩子已经初步具备了社交能力和做家务能力。我是七八岁开始打酱油的。家里的醋瓶、酱油瓶是固定的，而且是经年不换的，一个头大而粗。把瓶子放在一个编织小篮或网兜里，手上拿好壹角、贰角钱就出门了。

推门时，妈妈会说：

“打一斤醋，半斤酱油，一共两毛四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我一边应着，一边撒丫子往外跑去。很快到了调味店，那股味道很好闻，我常常要站在门口提口气，迈进店门，慢慢地让醋味、酱油一点点沁入心脾。稍过一小会儿，我便狠狠地猛吸几口气，把这个味吸个够。

然后，我说来意，把瓶子递上，售货员娴熟地掀开一个一米多高大缸上的木盖，在缸沿上挂着一个铁勺子，圆柱形，一勺正好是半斤。他把一个漏斗插在瓶子上，用铁勺子舀起一勺子醋或酱油，倒进漏斗，漏完后又麻利地抖抖，再把勺子重新挂在缸沿上，整个过程几乎不滴漏一滴酱油、一滴醋。

大缸旁边还有一些小菜坛子，有雪里红、芥菜疙瘩、老咸菜等，有时会替妈妈买一点点老咸菜。

回来路上，瓶子重了，就比来时要小心得多，不能碰了，不能洒了。端端正正地把打满的瓶子放在家里桌子上时，妈妈已等不及

了，赶紧拿过瓶子，倒到锅里一些醋或酱油，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如果是打油，通常是妈妈领我一起去买的，因为油要贵重得多，而且是需要油票的。打油也是在这个调味店。

后来上中学时读过欧阳修的《卖油翁》：

“陈康肃公尧咨善射，当世无双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尝射于家圃，有卖油翁释担而立，……翁曰：‘无他，但手熟尔。’”

这时我就想起调味店里的售货员，他们几个叔叔阿姨，个个技艺高超，绝少漏油滴汁，打油之艺应不在彼卖油翁之下。

## 【肖墙北】

北肖墙的北面是一家饭店，饭店的前堂是终年对外卖油条的摊位。那时，一般人很少去饭店。我曾在黑夜里坐在妈妈骑的自行车前梁上，看到街边有亮灯的饭店，十分不解，他们没有家吗？

他们为什么回家吃饭，他们的妈妈不给他们做饭吗？在饭店吃什么呢？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去饭店的印象，但是在饭店摊位前买油条记忆深刻，那可是一家子的大事。

我们一家五口（姥姥和我们在一起），平时吃饭，油条子少得可怜。一般就是到周日（当时周六是不休息的），一个月里有一两个周日的早晨，我和爸爸早起，捧个锅熬个油条什么的，赶到饭店门口早点摊排队买油条。

本以为我们起了个大早，可是出家门一拐弯儿，就远远看到买油条的已排成一条小长龙了。

我们赶紧排在队尾，爸爸整理着粮票，买油条不仅要收钱，还必须收粮票。那时油条是论斤卖的，一两、二两、半斤、一斤的粮票，花花绿绿，爸爸紧握着一把票子。

前面的油锅热腾腾冒着热气，卖油条阿姨大都戴着白帽子，穿着白色工作服，戴着围裙，右手用一双长筷子不停翻动着锅里的油条，不一会儿，左手用笊篱捞着，右手用筷子压着，一大锅油条出锅，甩放在秤台上的大托盘里。在公斤秤上啪啪地扶着秤砣，拨动着指针。

半斤、一斤、一斤半，一家家买上热气腾腾的脆香蕉黄的油条，急匆匆走掉，赶着回家，一家人一起享用。白米粥、油条加小咸菜，金不换呢。

## 【肖墙南】

北肖墙的南面是一家菜店，石灰砌的前台，后面立着些砖头砌的架子，走风漏气的。冬天到了，菜店里堆满了一层层白菜，一捆捆大葱，萝卜、土豆都是一堆一堆的。

那时家里住的是平房，房前垒的鸡窝，还养了一两只鸡。我有时跟姥姥或妈妈去菜店，买完菜，看到地上别人扒下的菜叶总要捡回来一些，洗洗、剁剁，拌些玉米面，喂鸡吃正合适。

夏天晚些时候，我们会挑好的西红柿整筐整筐地买回来，准备做西红柿酱。妈妈会挑出一些熟透的、擦破皮的，给我和弟弟撒上白糖拌着吃，或者直接吃。那时的西红柿真好吃，咬一口，汁多且甜，还是沙沙的，经常一天吃好几个西红柿。

姥姥和妈妈忙活着洗西红柿，洗液瓶子、瓶塞。西红柿会堆满一个大澡盆，洗净、晾干、煮熟、剥皮、剁碎，灌入消毒过的瓶子，盖紧，上锅蒸。时间不能长不能短，长了瓶塞就爆了，短了酱就欠火候。蒸好出锅，冷却，一瓶瓶红红的西红柿酱就做好了。爸爸是军医，能从医院找些输液瓶子回来，一个个输液瓶子，大小一样。装着红红的西红柿酱，就像整装待发的士兵，神气着呢。做好西红柿酱，是入冬准备中的重要一项，安顿好这件事，姥姥和妈妈可以安心一些了。

（本文节选自希望出版社出版的散文《小城流年》）

霜降未到时，草木尚绿，霜冻已经提前降临太行山区。</p